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

柳鸣九 主编

梅里美精选集

郑永慧◎编选



Series Sele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北京燕山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译林出版社

（南京）

梅里美精选集

（法）梅里美著



Series Sele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南京）

外国文学名家
精选书系

梅里美精选集

郑永慧 * 编选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里美精选集 / (法)梅里美(Merimee, P.)著;郑永慧编选.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1

ISBN 7-5402-1595-X

I. 梅… II. ①梅… ②郑…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②戏剧文学-剧本-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9089 号

责任编辑:方 彪

梅里美精选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mm 大 32 开本 29.5 印张 812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6.00 元

外国文学家精选书系 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守仁 史忠义 吕同六 朱 虹

沈石岩 张 黎 罗新璋 罗 芃

金志平 赵 珩 柳鸣九 高 莽

高中甫 高慧勤 陶 洁 路英勇

编选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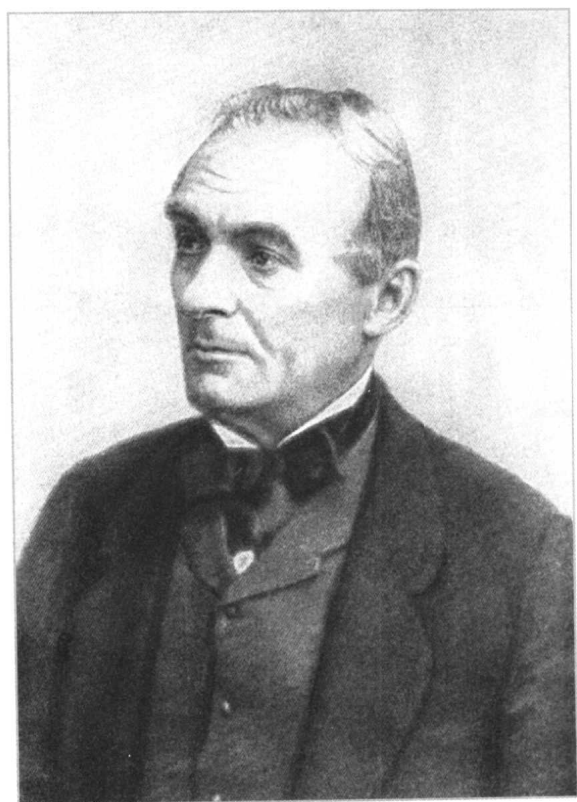
郑永慧，广东省人，越南华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一九八七年获法国文化及联络部翻译奖，一九九七年获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荣誉奖。译有法国文学名著数十种。萨特的《厌恶》、《墙》、《短篇小说集》；罗伯·格里耶的《窥视者》、《幽灵城市》；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亚马多的《饥饿的道路》、《拳王的觉醒》；以及《爱斯基摩人》、《矿工之歌》、《最后一堆干旱》、《我的俄国母亲》、《周末在徐德科特》、《黄金果的土地》、《我是一个吸毒者》等等。

译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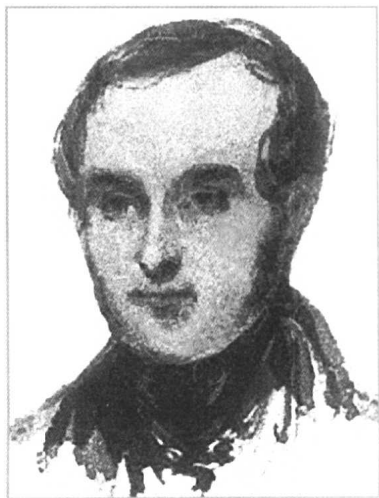
郑永慧，见编选者简介。

郭麟阁，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著名的教授，著译甚丰，桃李满天下，已于多年前辞世。

林托山，文化教育工作者，多有译作，现已出国定居。



梅里美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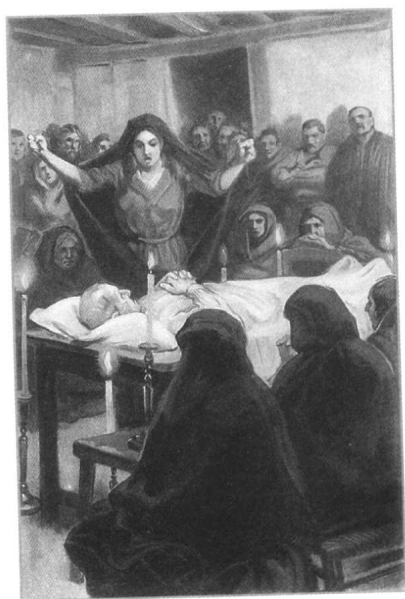
梅里美青年时期的画像



《卡门》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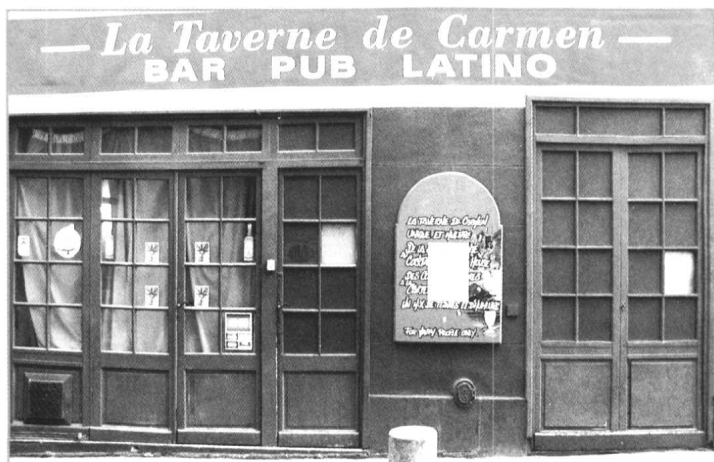
《马铁奥·法尔哥尼》插图



《科隆巴》插图



巴黎雅各布街十八号，梅里美在这里写作了《科隆巴》一作



巴黎以《卡门》命名的咖啡馆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兹编辑出版“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每种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

书系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目标,分批出版,每批十种。

本书系在已经出版了四十种的基础上,计划总共达到八十至一百种,以期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文经典文库。

对译者、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兹表示深切的谢意。

柳鸣九

二〇〇三年一月

编选者序

郑永慧

普洛斯佩·梅里美生于巴黎,受教育于巴黎,是一个地道的巴黎人,因此终其一生保持着巴黎人的爱好和生活习惯。巴黎人爱开玩笑,喜欢捉弄人,梅里美在二十二岁那年(1825),他的创作生涯开始时,也同法国读者开了一个玩笑,他出版了一本《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说是译自西班牙女演员克拉拉·加苏尔的原著,还附上一份《克拉拉·加苏尔小传》和梅里美化装的加苏尔画像,其中少数剧本经过演出还获得成功。其实世界上根本没有克拉拉·加苏尔其人,是梅里美杜撰的作者,作品也是梅里美的创作,却蒙骗了许多人。两年以后梅里美想同一个朋友到伊利里亚旅行,缺少旅费,梅里美又重施故伎,假托一个意大利政治流亡者,在克罗地亚等地搜集到不少民歌,现在译成法语出版,题名为《独弦琴》民歌集。该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又加上许多诠释,使许多学者都上了当,认为确是伊利里亚民歌,普希金甚至将其中几首译成俄文,介绍给俄国读者。

这就是梅里美文学生涯的开始,虽然有点让人啼笑皆非,梅里美也自称,这一段时期,他是一个大淘气鬼。

梅里美的祖父是诺曼底人,律师;他的父亲是一位画家,作品得过罗马二等奖,后来担任美术学院的秘书,于一八〇〇年娶他的学生安娜·莫罗为妻。安娜的祖母德·博蒙就是《美人与野兽》以及其他童话的作者。安娜自己也擅长绘画,尤其精于儿童画像,她从祖母那里遗传下来讲故事的才能,使她能够边绘画边讲故事给她的小模特儿们听,使他们静止不动,脸上带着她所需要的表情。

这一对艺术夫妻于一八〇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生下梅里美。这个婴孩没有受洗礼,因为他们一家不相信任何宗教,却高度崇敬理智、科学和道德。

梅里美起初就读于拿破仑中学,后改名为亨利四世中学,学习成绩平平,却有两个特点,使他与众不同:一是他衣着时髦,像个花花公子,二是他会说英语,说话时经常夹着英语词汇。这是因为他的父亲结识了几个英国画家,经常来往,有时还住在梅里美家里,一连住几个月,目的是研究学习卢浮宫的名画,同时也教会了梅里美一口流利的英语。梅里美于一八二〇年在巴黎大学读法律时才开始用功学习。在大学的几年中,他除了法律,还研究历史,熟悉十八世纪法国的任何阴暗的角落;他也没有放弃对外国语言文学的学习,他同时钻研英语、意大利语、希腊语、西班牙语以及拉丁文;熟悉塞万提斯、卡尔德隆和莎士比亚等名作家,能背诵拜伦的《唐璜》,认识他的人,无不惊异他知识的渊博。

梅里美在十九岁那年(1822)结识了司汤达,成忘年交,后来司汤达对他的创作有一定影响。二十岁时梅里美获得法学学士学位,翌年他越来越频繁地参加巴黎知识分子文艺沙龙,认识了画家德莱克吕兹(将梅里美扮成女人,画成人像刊登在《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上,冒充作者的就是出自此人之手),作家雨果、缪塞,评论家圣伯夫,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等人,梅里美也成了浪漫主义的一名成员。不过梅里美信奉的浪漫主义是自由派的浪漫主义与雨果的正统浪漫主义有分歧。

梅里美的朋友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政治家梯也尔,瑞士联邦驻法公使的儿子斯塔普费,物理学家兼数学家安培的儿子文学家小安培。梅里美的《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出版以后,小安培第一眼看穿了是仿作,但是他同时赞美梅里美是法国的莎士比亚。后来这位法国的莎士比亚为筹集旅费而出版仿作的伊利里亚民歌集《独弦琴》时,在国外获得好评,俄国的普希金和德国的歌德都认为是真品而大加赞美,在国内却销路甚惨,只售出几十本,梅里美不得不取消了旅行的计划。

梅里美精通历史,又擅长讲故事,两者结合起来,就产生了《雅克团》(剧本,一八二八年出版)和《查理第九时代轶事》(历史小说,一八二九年出版)。《雅克团》写的是十四世纪时法王让二世(绰号“好人”)治下,博韦锡地区的一次农民起义,剧中主角众多,配角如

云,剧情主要是通过人物对话发展,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的残酷。这场起义如果成功,本来可将一七八九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提早四个世纪,无奈农民们只抱着一种狭隘的复仇思想,认为只要砍倒几个贵族,夺去他们的一些财产,就是革命成功,从此可以解甲还乡,守着几亩薄田,安享“老婆娃娃热炕头”之乐了。结果起义被纳瓦尔王查理二世(绰号“坏人”)派兵镇压而失败。

比《雅克团》更受读者欢迎的,是历史小说《查理第九时代轶事》。这本书讲述的是法国历史上有名的巴托罗缪大屠杀事件: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晚至二十四日之间,巴黎的天主教徒在国王的唆使下,有计划、有预谋地杀戮新教徒,后来又蔓延到外省,约共杀死新教徒三千人。梅里美有声有色地叙述这段残酷的事件,控诉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凶残,直接壮大了当时反复辟的声势。叙述过程中不乏血腥可怖的场面,梅里美毫不动容,平静地娓娓道来,有时还带点幽默,这就是善讲故事者的能耐。法兰西的民族性格中含有乐观的成分,往往以无忧无虑和轻松随便的态度对待生和死的问题。梅里美也继承了这方面的性格,他在《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中,剧中人一见钟情,义无反顾地爱得死去活来,盲目得像一块岩石从斜坡上滚下来,一直向前冲,势不可挡将在路上的障碍物全部碾个粉碎,到他们自己也被撞碎为止。剧终时又按照西班牙人的习惯,剧中死去的人全部在舞台上站立起来,微笑着向观众致意。原来我们热烈的爱情只不过是一场梦,一种幻觉,在艺术中,也许在人生中,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游戏,是两个小时的娱乐。何必太认真呢?于是梅里美在生活中,在写作中,都采取了一种冷漠的、揶揄的、调侃的态度。

《查理第九时代轶事》畅销过一阵子,除了本书的价值之外,原因之一是当时法国正在引进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市场上兴起一阵司各特热,自然对本土的历史小说也加青睐;原因之二是浪漫主义人士把梅里美当做自己人而加以拥护。历史小说的热潮过去以后,《查理第九时代轶事》的销路大跌,本来是他学习榜样的司各特,变成了他“最讨厌的人物”,他再也不写类似的历史小说了。这时梅里美准备同人合写一个剧本,但是洽谈了许久仍谈不成功。

后来梅里美写信给他的友人说：“我一点舞台经验都没有，我尤其不适合写剧本。”于是我们的法国莎士比亚，就改为写中、短篇小说。

一八二九年是梅里美创作丰收的一年，梅里美于一八二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写信给他的好友斯塔普费说：“我正在异乎寻常地努力工作，如果上帝帮忙，我将在纸上涂鸦。”他并没有食言。他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了《夺堡记》、《马铁奥·法尔哥尼》、《查理十一世目睹鬼魂出现》、《塔芒戈》、《一盘双六棋》和《古花瓶》。后来于一八三三年将它们集成一册出版，题名为《镶嵌画》。

梅里美的小说具有如下特点：首先，高度精炼，内容紧凑，结构严谨，叙述的事件往往只相当于一段社会新闻，却在这狭窄的空间里包容了一个人的命运；别人要用大量篇幅来描写的风景，他只用三言两语就交代完毕；主角的出场只用若干有意义的行动就表明他的性格，随着主角的行动，情节就一环扣一环地展开了。其次，梅里美喜欢在小说里装神弄鬼，在故事里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以迷惑读者。梅里美虽然自青年时代起就是浪漫派文艺沙龙里的常客，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的写作经常以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目标，他之所以借助于鬼魂和精灵，是因为鬼魂和精灵是引起恐慌和激动的源泉之一，可以达到特殊的艺术效果。作家不是历史家，叙述历史事实不是他的目的，他必须借助于各种艺术形式来感动读者，把生动的画面呈现在读者眼前，以达到揭示事物真相的目的。以《查理十一世目睹鬼魂出现》为例，专制王朝的政治生活，充满政治阴谋和刀光剑影，梅里美借助于当时瑞典的一种民间传说，运用幽灵和鲜血来再现宫廷政变，亲属杀戮，越是写得阴森可怕，令人毛骨悚然，越能暴露封建王朝的黑暗。第三，梅里美同其他浪漫主义文人一样，喜欢异国情调，司汤达惯用的小说背景是意大利，梅里美是西班牙。梅里美讨厌平庸的事物，偏爱强烈的个性，灼热的爱情，以及最丑恶同时也可能是最美丽的罪行。他爱迷惑读者，阅读他的神怪故事时，你会疑疑惑惑，不知道自己是被愚弄了，还是真的碰见奇迹了。在叙述这些故事时，他总是一本正经地，用冷静的和客观

的语气娓娓道来。即使在叙述最血腥和最丑恶的罪行时,也是如此。为了增加他的故事的可信程度,他还故意加上许多真实的细节。他说:“每当叙述超自然现象的时候,就应该尽量增加一些真实的细节。”

在这些小说里,情节达到高潮时场面气氛突然紧张,使人气也透不过来。请看《一盘双六棋》里的赌博上作弊(俗称“出老千”)以后,罗歇同他的朋友以及他的情妇商量怎样惩罚他自己时,三个人关在房间里又哭又笑,罗歇拼命夸大自己的错误,说是内心非常痛苦,非自杀不可;他的朋友尽力减轻作弊行为的后果,说罗歇只赢了荷兰人一笔钱,同荷兰人的自杀并没有因果关系;嘉贝莉埃勒则丑化自己,说自己也偷过东西,罗歇要自杀,她也想自杀。这里的每一句话,都能触及我们的神经,打动我们的心弦。这样就能在读者心中牢牢地树立了法国军人正直勇敢的形象。

再看《夺堡记》的最后一幕:上校已经负了重伤,倒下来了。他问一个班长谁是资历最老的上尉,接着又问谁是资历最老的中尉,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上校就将团队的指挥权交给昨天刚到的中尉,这真使人有“一仗功成万骨枯”之感。战争残酷,团队伤亡惨重,没有剩下几个人,以致昨天刚到的中尉,也可以捡起指挥权。兵士在战场上是拿生命做赌注,败者阵亡,胜者升官。整个拿破仑帝国,不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吗?

在《马铁奥·法尔哥尼》中,马铁奥老年得子,十分钟爱,取名为“福尔图纳托”,意思是“多福”、“好运”,可见父母对他怀有很大的希望。孩子收藏受伤的“强盗”,多半是想:“如果父亲在家,他一定会这样做。”接着孩子经受了一场残酷的考验:甘巴军士长的手表像一团火似的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最后使他经受不住诱惑,点出了“强盗”藏匿所在。因此败坏了江湖义气,玷污了科西嘉人的荣誉,招来自己的杀身之祸。从“强盗”被擒开始,父亲的归来,孩子的受审问,处死的决定和执行,一连串的事实,一桩接一桩,使紧张的读者一口气还没有缓过来,已经面对残酷的结局。小说的精炼,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塔芒戈》是一篇揭露法国殖民主义者在复辟时期贩卖黑奴罪

恶的小说。塔芒戈是一个非洲武士兼人贩子，他以廉价向法国船长卖出了一批黑人同胞后，自己也被法国船长劫持成了奴隶。在航行途中塔芒戈发动黑奴起义，杀死了船长和全体船员。他因不会驾驶船只，全部起义黑奴都覆灭在海上，塔芒戈一人遇救，不久也郁悒而死。白人船长把最新的科学技术用于禁锢黑奴，手上的手铐和脚镣都是“按照新法制造的”。整个船的结构都是为了尽可能多装奴隶。黑奴在船上只能拥挤地坐在一起，连伸腰的空间都没有。在白人船长看来，这完全正常。“他们何必站立呢？”“到了殖民地，会叫他们站个够的！”梅里美只作客观叙述，不加褒贬，然而却使人感到每句话里都饱含着辛辣的讽刺，矛头直指整个资本主义文明。

《费德里哥》是一篇讽刺小品，表现了梅里美反宗教、反教会的精神。他通过一个赌徒进天堂的故事，把宗教的教义和天堂地狱的观念加以揶揄和嘲弄，抹去它们脸上神圣的油彩，将它们表现得再滑稽可笑不过。

这几篇能触动读者神经的独具特色的短篇小说，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以后，大受读者欢迎，备受文坛注目，奠定了梅里美文学大师的地位。

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梅里美实现了他生平最大的爱好：旅行。他漫游了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一八三四年他被任命为历史文物总督察官，更给了他机会去访问法国的名山大川，甚至穷乡僻壤。他不仅走遍了法国各省，还探访了科西嘉岛。他的旅行方法很有特色：他或者骑骡骑马，或者步行或坐马车；每到一处，他必然打听当地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书籍和艺术作品；他参观博物馆和图书馆，向导游请教，同下层人民交往，自夸曾经同穷汉共用过一只饭盒子吃饭，同萍水相逢的旅伴同睡一张床；他同赶骡汉子和斗牛士交朋友，同烟厂女工和占卜术士作过长谈。他也拜访上层社会人士，在西班牙他结识了德·巴特伯爵，成为好友。伯爵夫人蒙蒂霍女伯爵对西班牙历史和民族心理拥有相当丰富的知识，梅里美十分佩服，经常到她家做客。她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帕嘉，十岁；小的叫欧仁妮，四岁。梅里美每到她们